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釋教部一

釋教經

釋教一

增前漢書曰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者山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顏思古曰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原**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或

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國中圖畫形像焉 **增**又曰初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

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



釋教部 釋教

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晉書曰後趙百姓以佛圖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 梁書曰高祖專尚釋氏遠近成風無不事佛 又

曰郭祖深上封事曰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事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業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惰本勤末置近效遠也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濃沃所在郡縣不可勝道又僧尼皆不入籍貫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蠹俗傷法實由于此恐將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道自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務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教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

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象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元復述其議並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 北史魏傳曰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止 通鑑隋紀曰隋初民間佛書多于五經數十百倍 唐書曰傅奕上書請除去釋教高祖付羣臣詳議太僕卿張巨源稱奕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奕爲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

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五代史云周世宗時中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帝曰吾聞佛說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 程史云司馬溫公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

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又云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孟子上者公問是
誰文定言黃梅曹溪馬祖無業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
也公問何謂文定言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
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又曰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
常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
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以第一義示人而始
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

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
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
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
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
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之教迭相
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
歲也道則一耳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終不聞道矣
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昔常是者今蓋非也士知其常
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
則孰正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

聖人乎要當有聖人者起而救之自秦漢迄今千有餘
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莊生
所謂夏蟲其斯之謂歟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歎也
朱文公語錄云後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雖好之然
鄙不曉其說至晉宋間其教漸盛廣大白勝幻妄寂滅
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遁道林皆義學當時文
字亦只以老莊之說鋪張梁普通間達磨東來武帝惟
從事因果尚不曉其說達磨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
一切掃蕩不立文字不用苦行又翻出許多窠臼勦除
知解說出禪旨高妙於義學直指悟理而始者禍福報

應之機深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 遼史
云謝蒲離不謝人事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理延
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
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釋教二

原續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
佛道以成俗不殺伐 **增**晉書曰鳩摩羅什姚王以伎
女逼令受之乃自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
勿取臭泥 **原**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毗沙跋
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

川洋溢以味清淨周廻屈曲從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
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云此小乘經甚
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孔叢子云昔西域國苑中有
柰樹生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爲妃乃以苑地施佛爲伽
藍故曰王柰苑 釋道安西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
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須刺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
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天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
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
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
國在大海之中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

生千葉白蓮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
六齋日彌勒菩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浮圖講
堂皆七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
里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
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
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水今
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羅越南 又曰
罽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人及沙門到

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地出有八萬四千萬四千國與兵爭舍利婆羅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斗諸國各得還立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貨之慘更香好 南州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

出其國王城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增涅槃經云降維

衛國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

波羅奈卽鹿野苑之

境號最初說四諦處也

釋典云佛在祇樹給孤獨園

經律異

相云須達多長者白佛言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惟有祇陀太子園廣八十頃林木鬱茂可居白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長者出金布八十頃精舍告成凡千三百區故曰祇樹給孤獨園 潛確類書世尊曾在鹿野苑中爲鹿王教主羣鹿無擾王造迦藍名雞園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野火卽雞頭摩寺 西域記云四日照世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

龍猛北有童受或通宗乎衆典或別釋於一經分照乎四方俱破於羣翳 伽藍記云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濺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佛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又云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巖窅危岫入雲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圖剝皮爲紙折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折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 又云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以杖鞭

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獅子當路蹲坐遮嫚姪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 西溪叢語云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不願開盲瞑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儒書雜記云人以大覺爲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釋教三

原慧劍 戒珠 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 法結

社 構園 遠公與十八賢結白蓮社 梁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遊匡

山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為離垢先生 **楚王**

贖罪 梁帝捨身 楚王英信佛道請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法教有何嫌懼而贖其罪令還縑以助伊蒲饌注桑門之盛饌

也 梁高祖崇信佛教於建業起同泰寺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為奴朝廷共斂珍贖之有事佛精舍 **度門**

者輒加菩薩之號其上書皆云皇帝菩薩

覺路 慈雲 甘露 攝心 脫屣 執迷 回向

慧業 塵勞 拔有漏之身 超無量之劫 開善誘

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為教文 以禪定為真

守 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宅之焚燒 既無傷於國

經 且有補於王化 立三世之緣觀感流俗 設百

法之要 誘掖浮生 增見性 忘心 要覽云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

之趨也達摩觀此土機緣繁紊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執文滯相也直指人心乃見性成佛者明其頓了無生也

即落諸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

諸佛來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心同于 **真如** **大覺** 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法界便得自在

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懷素詩云

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云心會真如不讀經真如謂禪理也 佛妙道上有元曰大覺曰妙覺又有五覺衆生

覺聲聞覺三乘覺菩 **超九劫** **消三幡** 初學記云始薩覺佛覺山堂肆考

出四門終超

釋教部 釋教 九

九劫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慚愧門努力門迴向門
 文選云消一無于三幡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
 于無也三幡色一也無量心不住法慈悲喜捨是四
 也空二也觀三也益是慈相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
 等是捨相金剛經若菩提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暗則無所見若心不住法而行布禪枝心樹
 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色禪枝心樹
 安昌寺碑禪枝宿眾鳥靜慧室三明杜子美遊修覺
 寺詩禪枝宿眾鳥佛若生心樹願結因芽毒龍
 狂象愛馬心猿皆佛家所有事也藝文云三循社
 愛馬六念靜心猿忍草靈花心香意葉唐詩晨行
 佛言除慾累也佛言牕意樹心蓮唐詩云意樹發空
 誦得靈花佛言牕意樹心蓮唐詩云意樹發空
 舒意葉室度心香佛言牕意樹心蓮唐詩云意樹發空
 愛河慾網山堂肆考佛言善覺路迷川以黃
 金為繩以界入道故李白歸山寄孟浩然詩云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

釋教四

原五翳 五淨 喻日月為煙雲塵霧 象法之教 報

應之緣 漢書曰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過焉者山 天人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 後漢書曰

佛道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者皆有 報應故以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 大雨之潤 慈雲

練而己以至無生故得佛也 苦空 貪著 煩惱 之蔭 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解脫 道濟真俗 理苞聖愚 開悟愚蒙 拯濟沈

溺 大雲之教 甘露之法 增離相 王氏彙苑如來

所謂解脫相離相 慈室 法華經慈悲為室 彼岸 梵

滅相終歸于空 和柔忍辱為度 法要 傳燈錄云

波羅密多此言到彼岸也謂眾生輪 迴作業之地如在海中到彼岸也 法要 法要有三

巨長壽山監真山 卷之三 釋教部 釋教

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
生八萬四千法門迭為用也
宿命五神 三緣 古禪師語錄一為了自己身輪迴生
足六漏盡 三緣 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
為解 解脫 傳燈錄云觀四微上下不見身不見心乃
然後謂 清淨 劉禹錫記云味清淨 宗教 宗鏡錄云
之解脫 神妙 權德輿云神妙 聲聞 王氏彙苑因聲 無
旨 神妙 獨立不與物俱 無生觀 佛境也又曰無生觀
生篇 無生篇釋典也文選 無生觀 山堂肆考無生觀
鄉試將有漏 三塗六道 山堂肆考三塗一日色慾
聊作無生觀 三塗六道 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日色慾
慾門中尸道地塗界三日貪慾門下尸道人塗界六日
謂天道人道魔道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傅奕曰
偽啓三塗謬張六 三明六入 文選云氣茂三明明情超
道三塗亦日三惡 六入 六入三明明謂天眼明宿
命明漏盡明六入為眼入色耳入
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

釋教五

原詩秦鳩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

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

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林曜

靈殿八關齋詩曰玉桴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淳元化

闡希微寂理乎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變三有恍

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不可信孰視

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是幻者知幻非

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矚長原例見望遙垆透迤似

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浪翻綠萍遠思如可

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渴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
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
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冲皆
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已極
滄流去無邊蜃蛤生異氣闍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
樓帶紫煙皆從望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
元又元 又夢詩曰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違從競
分諍美惡相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
實聞見皆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二教
詩曰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

名妙術鏤金版真三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
晚年開釋卷猶曰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
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漏
向盡金門光未成繚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浴身
垢懺悔淨心靈萎草獲再鮮落葉蒙重榮 簡文帝十
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大響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
息起冰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恒棄捨庸識
屢遭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
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沉鈎非關顧
兔沒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

古香齋詩集卷上 卷之三 三
蕩一相更何求 又如響詩曰疊嶂迴參差連峰鬱相
拒遠聞如句咏遙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
空惑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良難辯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
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
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真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
照皎皎夕漏轉駸駸晝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興
眼入俱持動感心息形影方正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
淺方知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
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迴望疑垂月傍瞻譬璧璫

仁壽含萬類淮南辯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
受絲綸廣慧門時英滿君囿法侶盛天園俱消五道縛
共蕩四生冤三循祛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仗采豔地
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畫軒新梅含未發落桂
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誘善方願遣
籠樊 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監撫宣王事英邁八
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和會三教詩曰聚沫多緣假標
空非色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祥元機昔未辯洞鑒
資我皇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絕句詩曰光中辨垂帶

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持添承露盤 元帝和劉尚
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引留宸鑿舟航動睿情法王惟
一法無生信不生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
觀緹幔卷南榮 昭明太子元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
庶攸信根立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
曰輪動文學乘笱鳴賓從靜暎出岳隱光月落林餘影
精理既已詳元言亦兼逞 東齋聽講詩曰庶茲祛八
倒冀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餐甘露旨
方欲書諸紳 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
啓羣曰寶鐸日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驚微祛二

鼠感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又同泰僧正講詩曰
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絕有際雜照歸無名若
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今聞
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
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
轡暫使塵勞輕 宣帝奉迎舍利詩曰釋迦稱散體多
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莫踰變見絕言象端異
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干劫後方成無
價珠 沈約八關齋詩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
衢道難闢八正扉猶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

既已復豁悟非無漸 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
鼠復馳光衰齡難慎輔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
講詩曰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為誰演得一標
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
襟 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
攀馬出王田停鑾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
暗仰燈然法明一已散笳劍儼將旋 劉孝儀和昭明
太子鍾山解講詩曰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禮
遊盛終為塵俗喧豈如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
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采豎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

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
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弦繁輕生逢遇誤並作
輦龍鵠 王筠和太子懺悔詩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
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翹心蕩十惡邈誠銷五
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海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周庾信詠闡弘二教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
魚山將鶴嶺清梵兩邊來香烟聚成塔花雨積為臺空
心論物性真氣辨仙才 **增**唐武三思秋日於天中寺
尋復理上人詩曰妙域三時殿香巖七淨宮金繩先界
道玉柄卽談空喻棧知何極傳燈竟不窮彌天高義遠

初地勝因通理詣歸一處心行不二中
有無雙惑遣真俗兩緣同摘葉疑焚翠
投花若散紅網珠遙映日簷鐸近吟風
定沼寒光素禪枝暝色慈願隨方便力
長冀釋塵籠岑參晚過石盤寺禮鄭和
尚詩曰暫詣高僧話來尋野寺孤岸花
藏水碓溪竹映風鑪頂上巢新鵲衣中
帶舊珠談禪未得去輟棹且踟躕耿漳
詣順公問道詩曰此身知是妄遠遠詣
支公何法拄持後能逃生死中秋苔經
古徑擗葉滿疎叢方便如開誘南宗與
北宗李商隱題僧壁詩曰捨生求道有
前蹤剗腦剗身結願重大法便應欺粟
顆小來兼可隱鍼鋒蚌胎未滿

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

一樓鐘釋皎然聽素法師講法華經詩曰法子出西

秦名齊七道人纔敷藥草義便見雪山春護講龍來遠

聞經鶴下頻應機如一雨誰不滌心塵賈島內道場

僧弘紹詩曰麟德燃香請長安春幾迴夜閑同像寂晝

定爲吾開講罷松根老經浮海水來六年雙足履只步

院中苔羅鄴冬白廟中書事呈棲白上人詩曰日高

荒廟掩雙扉杉逕無人鳥雀悲昨日江湖起歸思滿窻

風雨覺來時何堪身計長如此閑盡爐灰却自疑賴有

碧雲吟句客禪餘相訪說新詩宋徐璣宿寺詩曰古

百有九金卷之
卷之三
三
木山邊寺深松逕底風獨吟侵夜半清坐雜禪中殿淨
燈光小經殘磬韻空不知清遠夢啼鳥在林東

原頌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
業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汎
海難沂參珉見璧辯磔知璣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
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
言筌利名相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銅錯徒鑄惑端風
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家善門頌曰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
逕閒清風飄弗響震輒徒聲嘯傲焉慮脫落何營長捐

有結永寘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曰處塵貴不染被褐
重懷珠美玉耀幽石曾蘭挺叢芻四民亦爲之三界豈
能渝諒茲親愛沫寧以財利拘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
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趺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
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
寄輕舟通明洞燭煥曾景深凝廣潤湛川流翼善開賢
敷教義昭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
與化遊 梁簡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
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
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

金玉於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官菲食茨堂土階彤車
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
放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扇暘之慈推溝之念有
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
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乙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
刻羨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存諸
已篤而爲論彌有未能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
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驅
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
草靡 又元圃園講頌曰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

岸理愜祇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
玉管鳥弄鳴于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
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辭曰析論冥空元機入道密宇
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 **增**唐王勃梓州

白鶴寺頌曰睿塗菌藹靈機翕忽玉架天都金栽地闕
法王利見香城繼發鴈塔齊雲龍宮瘞月長江近域廣
漢遺居禪局共往梵宇全疎迹均梁後義切秦餘山川
牢落榛莽邱墟有聖聿興惟皇降撫因天憑地爲雲爲
雨日觀龍驤煙壇鶴舉肇開嘉號重光淨土猗與上士
道場真政物觀成章子來興詠土石呈彩人靈合慶寶

座晨嚴金山夕映紫微分殿青岑披郭復岫縈樓攢峰
跨閣月低璿鏡星連寶鐸彩鳳將飛蟠虹未落森沉桂
宇肅穆筠壇花明柳砌葉暗木欄溪留夏雪澗咽秋湍
山虛梵冷谷靜鐘寒法衆爰依禪徒戾止望風三蜀征
塵千里頓首元墀歸心翠宸業超有色功齊無始偉哉
冥化妙矣能仁去來均迹前後俱身寂滅爲樂般若爲
因題芳翠琰敢詣靈津 又靈瑞寺浮圖頌曰大塊甄
陶名山作紀發地龍盤干霄鳳峙風雪萬邑岡巒千里
絕域天成珍臺地起揆利元嶺圖基丹嶠層棟崢嶸重
簷窸窣有隋茶歷重明改照事與時遷迹從原燎義均

除舊事切爲新如或繼者代有其人聲飛隴蜀望動州
鄰爭開淨施競植靈因控險裁標循危列構巖烟接廡
風雲對雷鐸運星衢瑠懸月竇紫軒霧合丹梁霞透暮
春疏節新秋戒序照滿暄郊氣銷寒渚樹濃鶯亂川長
雁舉流睇寫懷魂馳意與偉哉靈宇壯矣全摹窮高極
麗遠覽長圖賞因時合筆爲神驅有情君子誰爲捨乎
原贊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
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賔勿起
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無泡
激流遂聚沫卽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根本安

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又影響合贊曰
 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得象似羣
 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陳
 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
 縈空雜霧散迴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又花贊曰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賣
 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光
 遍花臺烟抽細燄燼落輕灰珠慙色並月恥光來一明
 暗室若遺塵埃 又幡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
 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

生 **增** 呂溫藥師如來繡像贊曰地萬里兮天一極往
 無由兮來不得解脫願兮慈悲力五色繡兮黃金飾澄
 氛昏兮圓相開湛水月兮蓮花臺慈眼瞻兮獷心迴死
 別離兮生歸來海為田兮劫為灰身念念兮無窮哉

原 銘 陳江總鐘銘曰鳧氏之匠狃陽之銅圖鑠鑄鑄刻
 獸鑄蟲聲飛雪裏韻切唇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
 鷲嶺夜動龍宮冀憑慧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善昭
 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 又鐘銘曰篆間鎔刻鑠上雕
 鐫聲齊法鼓響逸鳴楫舟移巨壑火壞初禪 又優填
 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雲

齒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爲恭 **增**周庾信陝州
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銘曰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
極地八會窮源連河競說勝辨爭論波提東度祗夜南
翻非空卽色離有無言達人止是獨悟重昏身雖繫鳥
心避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鷗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
臨砥柱東背轆轤河鳴陽硤山嚮蘇門翔禽歌嘒流澗
絃喧度河餘獸移關舊村昔爲畿服今成塞垣城疑廣
武地似樓煩燿烽並照象馬單奔無鐘襲莒有雨圍原
不資十方誰釋三怨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鈎永固金
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楊僕請謝劉昆

增碑宋王巾頭陀寺碑文曰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
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
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靡竭用
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彞倫者必
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旣辨
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
在茲乎然爰繫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
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
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
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

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
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三室憑五行之軼
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關幽鍵感而
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
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
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
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暇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
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
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正法旣沒象教陵夷穿鑿異端
者以違方爲得一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

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紐蔭法雲于真際
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
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
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
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
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
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
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超忽信楚
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以爲宅生者
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

中身殉肌膚于猛鷲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
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
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
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
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
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椽椽毀而莫構可爲長
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
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
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

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
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
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
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
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因百姓之
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
來工以心競巨邱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
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資實相
永藉閒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

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
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
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原**梁元帝
荊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源龍處大林
恒捨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水莊子懸竿吞
鉤吞餌雖復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
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蟬不知隨彈應至青鷗逐兔詎
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餐鸚鵡未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
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在好生欲使金牀之鴈更
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充食苹之宴 陳徐陵長干

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
哉國寶之義自非道登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真
空深入於無爲般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
皆爲揣食證常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
有三心未滅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况復纒居
地轉咸憩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
願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餐甘露况復安居
自恣碩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迦留乞
麩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責於是思營衆業願造
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四

輩之類高廩我恒有千食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
紫陌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
儲轉衆法師善巧方便漚和舍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
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梁永無饑乏加以五
鹽具足七菜芳軟麩類天廚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
未逢糜饌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鷲嶺之鐘暘
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增唐王勃益州縣竹縣武都

山淨惠寺碑曰原夫帝機寥廓雲雷驅妙有之功正氣
洪荒清濁構乾元之象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岳五城
韜海接崑閩於大都八洞藏靈壽瀛洲於巨闕造化之

所偃薄靈谷之所啓處極緹油而縱觀詠頌寧殫出宇
宙而高尋風烟罕測是知玉卮無當遐荒非視聽之津
金榜所存城闕盡江湖之致何必九蚪齊驚直訪銀宮
八駿長驅遙臨石室武都山惠淨寺者梁大青年中之
所建也名山列岳之舊仙都福地之湊黃龍負匣著寶
籍於經山紫鳳銜書蔭榮光於井絡須彌山頂仍開梵
帝之宮如意山中卽有經行之地爾其盤基跨險列嶂
憑霄日月之所竄伏烟霞之所枕倚飛泉瀑溜蕩滌崩
崖綠樹元藤網羅邱壑飛塵作氣被萬吹於中巖帝琰
司寒宅千霜於北谷丹梯碧洞杳冥林岫之間桂廡松

楹寂寞風塵之表是稱英鎮實瞰崇岡閭閻當四會之街城邑辨三分之地絲磧錦濱下浸重巒玉阜銅陵旁分絕磴山川絡繹崩騰宇宙之心原隰縱橫隱軫亭臯之勢頃以黃旗夜徙紫蓋晨傾九服失圖三靈在疚姦臣躍馬據折坂而吟雲壯士聞雞擁陽關而嘯雨岷峨失險化爲鋒鏑之場江漢橫流非復朝宗之國禪宇由其覆没法衆是以凋淪國家奄有帝圖削平天釁紫宸恢照皇階卽敘萬國順百靈朝幽顯再立華戎一揆燭龍韜景避堯日於幽都雲鵬斂翼候虞風於晏海以爲軒階具美功窮望禮之臺漢道兼弘力盡祈年之觀爰

經寶地大啓祥宮撫香象而高視鳴法螺而再唱龍垣淨土連地道而重光鶴苑崇基脫皇居而首出况乎山積舊壤下鎮偏隅天帝遺書上千躔次王舍城之宮闕白玉猶存給孤獨之園林黃金尚在法物由其大備盛德所以相尋株兵奉天藏之圖泉女獻山祇之籍離亭合榭因岸谷之高低疊觀連房就岡巒之曲直丹崖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斜烟雕簾間出豐隆曉震次復霽而悽皇列缺晨奔望崇軒而愕眙千香寶樹自起風烟九乳仙鐘獨鳴霜雪銀龕佛影遙承鴈塔之花石壁經文下映龍宮之業虹生北澗卽掛新幡鳳下東岑還栖舊

一石齋詩集卷之四
九言
三
刹若乃尋曲岬歷崇隈周行數里直上千仞蒼松蒼吹
臨絕逕而疏寒黛篠妨烟繞迴疆而結蔭春巖楠柚影
入山堂秋壑芙蓉光浮水殿亦有山童採葛入丹竇而
忘歸野老紆花向青溪而不返山神獻果送出菴園天
女持花來遊淨國實杳冥之秘訣託幽深之逸境豈直
淮南桂樹暫得仙家江左桃源終迷故老而已爰有寬
闔黎者俗姓楊氏其先華陰人也因官徙地家於縣竹
山分太華水帶長汾川岳會同風雲感召元經素論侍
郎居八俊之英綠綬黃軒太尉列三台之首法師玉函
降彩金瓶探色振八解之遙源踐三明之廣路靈機入

證窮象載於初髻妙諦因心釋羊車於弱冠三千法界
因廣位而出無明十二因緣自普濟而登彼岸弘宣誓
願大拯沉黎揮覺劍而破邪山揚智燈而照昏室彌綸
所被白馬盡於禺同權漸所開黃牛至于嶓冢虔誠樂
土憇影茲峰迺以貞觀九年於寺西院立七佛堂一僧
舍星毫動牖月面分階彩鳳銜旒神龍負塔飛烟湧座
龕龕切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朝散大夫行
縣令清河張楚親承妙業俯刊貞琰林宗有道伯喈無
愧法師夙機少悟應變多奇玉山中斷瓊林下雜支道
林之好事語默方融釋惠遠之高居風埃遂隔泊乎坐

忘遺照返寂歸真城肆颯然若空山林黯而無色豈直
巖枝泣血磳戶摧梁而已哉縣令劉照彭城人也自礪
山仗劍縮鳳歷於雲臺春郊授鉞嗣龍圖於白水玉壘
三分之胄下雜公門金陵一霸之基旁參帝緒翠綵丹
紱歷今古而先鳴人傑地靈冠山川而得雋君膺岳瀆
之秀挺風雲之會昆溪劍鏑直照曾襟楚澤珪璋潛周
履行魯恭明德方昇漢輔之階潘岳能文且職河陽之
縣仁徽可被闔鏡仰其風猷威德所加百城疊其霜彩
尚迺康莊妙域光開不捨之檀舟楫愛河昭暢無生之
業痛鷲林之殄瘁悲象教之榛蕪爰命緝興式光泉藪

武蹊龍澗近分廬岳之圖金闕瑤臺更討瀛洲之記

原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
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
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
可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升罩聃周筭竿尼旦所謂窺
七澤而狹潢汗登泰山而小天下 又法門頌啓曰伏
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
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
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垠惜乎祇園
滅影鷲岳淪光微辭旣遙大義如綴自不宣遊十地擁

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分覽四
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旦奭隨方
申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梁
昭明太子謝勅齋銅造善覺寺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
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極
妙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恥其詠歌臨淄惡其祥應
陽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梁簡文帝
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緯啓不生羽翼無假神
通身升淨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寶梯
比斯未重 又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曰竊以白亭

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鐘石之響猶復存
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墀昔處
仍構寶階啓彝鐘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壘
魯祠現壁固以推茲孝感恧此禎契將郭舍鄙其開金
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
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
封篋 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臣聞非晦非明
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爲心宜
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顧
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變隼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

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清梵騰空雜填箎以
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爲喻立處針
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忭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
左得未曾有喜躍充遍 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
啓曰辭鋒鬱壯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
之說旣陳七處之禮斯聚析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
諦心注八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
蓋鱗間羅散翮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
於風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假鳳凰
之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比茂如

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理絕
應感不身卽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八喜之
侶菩提無上永廁千子之蹤 又臨終勸加篤信啓曰
抱疾彌留迄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據刀坐劍比
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天懷
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慙也
善庶等哀鳴 又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曰竊以
六書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
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元體妙凝神宙表
廡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

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止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原表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田受潤具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萬國均夢一日俱曉 **增**

唐韓愈論佛骨表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常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

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

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誼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

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以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污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

惶誠恐

原序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玉臺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焉言語斯絕詩歌作焉可略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則王畿居臺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沈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犇隨緣受業人天異軌翺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鶩人壽飈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延路情靈起伏萬緒千名能仁權跡四門旣

非悟道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實而天人瞻慕髣髴與情範金琢玉圖容寫狀靈姿炫日寶利凌雲或設鬼神之功或資體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瓊華九苞墳典邱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爲言未始或異也而經紀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表異卷分或辭異離斷或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觸物未悟學致迷惑是故曲辯精靈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論功約廣尚於斯矣

增唐太宗御

製聖教序曰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知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

古者齊世金錄四 卷三十一
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
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
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
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
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
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
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替有元裝法師者法門之領
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
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
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

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元門慨深文之訛謬
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
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閒
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
重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
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聖受真教于上賢探蹟
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津之道馳驟于心田八藏三篋
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
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于西極注法

雨于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欲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
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嶺雲露方
得泣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
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
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
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
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原書梁簡文帝與廣信侯書曰伏承淨名法席親承金
口辭珍鹿苑理愜鷲山微妙密藏於斯既隆莊嚴道場

自茲彌闡豈止心燈夜熱亦乃意蕊晨飛每憶華林勝
集亦叨末位終朝竟夜沐浴妙言至於席罷日餘退休
旁省攜手登臨兼展談笑仰望九層俯窺百尺金池動
月玉樹含風當於此時足稱法樂

經一

原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在西陽門外明帝夢金人遣
使向西域求得金像時以白馬馱經而來因以名寺於
是教流中國始傳其經 法顯記曰佛生于殷末道成
于周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到新河頭 **增**白傅集云
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

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人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者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于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于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便于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共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

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剝膚爲紙卽滅如筆畫水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柳子厚文曰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 蘇東坡曰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于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進勝好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 曹溪碑云如來於彼國滅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傳其言後五百歲而達摩

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伽藍記云比邱曇謨精義
 學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
 經言草堂之傳真教不是過也天竺沙門菩提流支來
 中土見而禮之稱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漢
 言與曇謨最善每誦其經論彈指讚歎為胡書寫傳西
 域沙門皆東向遙禮號東方聖人 涅槃經曰是諸大
 乘經為滿字無欠少之義也小乘諸教悉為半字義未
 圓故云半字 正言駿迦佛住南海濱入楞伽國摩
 羅耶山而說此經梵語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人方
 能到也阿跋多羅此云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寶或翻

無上謂此經法是無上寶天中記 清異錄云沙門愛英
 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續高僧傳云經
 卷雖小佛口所說

經二

增晉書云姚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元堂聽鳩摩
 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
 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
 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
 皆曾于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
 羅什所譯興既托意于佛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起

浮圖於永貴里立般若臺于中官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齊書曰張緒爲中書令善談元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坐乃遷僧達 梁書曰張稷出爲青冀二州刺史而不得志嘗閉閣讀佛經 又曰任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齋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至孝常日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 後周書曰梁蕭譽謂其度支尚書宋如周曰卿何以爲謗經如周踈踏自陳不謗譽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

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面狹長由是譽爲此戲 陳書曰王固清虛寡慾信佛法及丁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咒之不獲一鱗 北史續高僧報應記曰盧景裕魏節閔帝時爲國子博士後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盧仲禮據鄉作逆連坐景裕繫晉陽獄景裕至心誦金剛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孫敬德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救苦觀世音經覺後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丞相高歡

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于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
 又云蕭瑀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
 大怒與賀若弼高顯同禁欲寘于法瑀就其所八日念
 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為著至
 殿前獨宿瑀 唐書云貞元十四年南天竺國進華嚴
 經令僧般若三藏與保壽寺僧智柔圓照同于崇佛寺
 翻譯共成四十卷 又云貞觀十年沙門元奘法師至
 天竺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 又曰韋綬字子
 章京兆人少有至性喪父嘗刺血寫佛經 元史曰寶
 集寺金書西番般若經英宗時置大內香殿

經三

原貝文

金字

貝葉之文 梁武帝于元
光殿坐獅子坐講金字經

馬馱

鴿

入

上詳經一
鴿入懷緣臂上肩久之道俗嗟異

陳徐孝克天監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
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 下詳經二

受持

翻譯

三論

盡通

梁書曰九月辛未帝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礙
大會 陳書曰傅綽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朗
法師受三論 齊竟陵王子良篤信釋
盡通其學 迎葉撰文 曇花感夢 釋迦在世四十
九年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弟子迦葉等追其撰述
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經 齊竟陵王子良篤信釋
氏武帝不豫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
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于子良案云云

法師

受三論

迎葉

撰文

曇花

感夢

隋書經籍志曰
釋迦在世四十

盡通

其學

迎葉

撰文

曇花

感夢

釋迦在世四十

綴以

文字

集載

為十二

部經

齊竟陵

王子良

氏武

帝不豫

子良啟

進沙門

於殿戶

前誦經

武帝為感

琅函

駱賓王詩云貝葉傳金口

琅函秘典皆佛書也

白法

元言

白法

元言

皆禪

學也唐詩云白法

調狂象元言問老龍

雕談

妙辯

雕談妙辯皆佛

論也唐書云雕

談筌奧旨妙 辯漱元津 梅子熟 蓮花香 傳燈錄云有僧問大

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

道非心非佛大梅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是佛

馬祖曰梅子熟矣 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

地有石匣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

經致此勝果 入定影 止觀經 初學記云輕飛入定

因以名其山 劉勰燔鬚 後主頓顙 劉勰與

能捨樂觀能離苦 慧地 江南野史李後主信佛朝退與后僧帽袈裟誦

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痛贅 經四 原大乘 洛陽伽藍記曰神龜四年十一月太后遣宗靈

寺比丘慧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 是大乘 大品 陳後主在東宮令徐陵講 誦讀為慕

妙典 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 道安明義 高僧傳曰釋道

容承所得械其手足將殺之誦觀世音經 講難後魏

至夜半門開械脫出于重禁中若有導者 四句之 一藏 陳姚察欲

集沙門講佛經令裴宣講 道安明義 安姓衛氏常山

難已究竟將終會無痛惱 慧斐手書 梁劉慧斐在匡山手書

但向西坐念一切空寂云 世說曰漢明帝遣羽林郎

人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

講說惟敘大意安窮覽經典鈞深致遠並尋文比句為 起盡之義經義克 秦景博士弟子王遵十二

明蓋自安始也 蘭臺石室 定林經藏 齊劉勰字彥和

者百餘卷晝夜 行道孜孜不怠 不婚娶依沙門僧枯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

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總所定也

義 洛陽伽藍記曰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威人也志性聰

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指歸恒與沙門論義時

號為元 三車之教 三藏 九部 增佛頂經 佛頂

宗先生

經三千三百言 圓覺經 裴休有注 華嚴經 八十一卷李長著四十九論 光

明經 十有九品 十二部尊經 梵經 張說手寫金字梵經 三有城

李道元華嚴論 一藏經 挑燈欲讀 張氏鉞血 肅宗庶母

三有為城郭 張氏帝不豫后鉞 血寫佛書以懺

經五

增碑唐李華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銘曰釋宮尊種

龍出扶持捨位成道為天人師度微塵寰行甘露慈仁

消大怖辨洗羣疑法本不滅今子得之隨方演教聿來

中國帝居承迎天花滿祇懽喜園花惟聞薺蔔百千萬

億調服其心灌頂在卽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

因以示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元室金棺此閉式

瞻無日雙寶昭興教尊言密歸我淨因因明悟實 李

肇東林寺經藏碑銘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

布西域兮毗尼之用其法翼翼優婆受之垂作則兮阿

曇之文演暢宗極苾芻龍象甚奇特兮三者之藏傾如

輔墨王公大人為之飾兮韋公之績崔公之德及茲寶

藏何窮劣兮崇崇彤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

鑪峰之北靈壇之側系之迦陁金石刻兮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十六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十七

釋教部二 佛 菩薩 僧

佛一

原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睡夢覺故名爲佛 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凜煉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誠去殺盜婬妄

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耳。增又曰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得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牟子曰佛者諡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覆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

光故號為佛也。翻譯大論云秦言知者漢言覺也僧肇曰佛者何也蓋窮理盡性大覺之稱也其道虛元固已妙絕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象測同萬物之為而居不為之域處言數之內而止無言之鄉非有而不可為無非無而不可為有寂寞虛曠物莫能測不知所以名故強謂之覺。又云夫佛垂化也道濟百靈法傳世也慈育萬有出則釋天前引入乃梵王後隨左輔大將由滅惡以成功右弼金剛用生善而為德三乘賢聖既肅爾以歸投八部鬼神故森然而翊衛。廣弘明篇曰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名語其迹也則行滿

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
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
十方神光顯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算
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
徵白首而效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曜
天中記

佛二

增周書異記曰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
泉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
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

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卽勅鑄石記之埋於南
郊天祠前此卽佛生之時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
日暴風忽起林木傷折天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
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
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時佛涅槃也 **原**
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梵王宮
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 佛地論
曰姓釋迦號牟尼佛本相經曰牟尼佛年十九踰城出
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 **增**元妙內篇曰老子入關之西天竺維衛國國王

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書寢乘日之精入淨妙口中
 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脇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
 手指天曰天下天上唯我為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
 是佛教興焉 周書異記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天竺迦
 維衛國淨梵王如摩耶氏夢天降金人遂有孕於四月
 八日太子生於右脇名悉達多年十九入檀特山修行
 証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號世尊於熙連河說
 大涅槃經以正法眼藏將金縷僧伽梨衣傳與弟子大
 迦葉為第一世祖行至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般涅槃在世教化四十九年是

為釋迦牟尼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入水火貫金石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
 極穆王築通天之臺以居之其高千仞居無何謁王同
 遊王執化人祛騰而上之及化人之宮意迷精喪既寤
 自失者三月化人曰吾與王神遊耳形奚動哉 本行
 經曰淨梵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
 太子足王驚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字天中天
 即佛第二小字也 **原**隋書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
 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
 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

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撰述其教為十
 二部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教
 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
 於中夏 **增**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
 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
 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之 又曰范泰暮年事
 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梁書曰武帝大弘佛教
 而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眾經乃於宮內立
 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
 元年甘露降於慧義殿以為至德所感 太平御覽 釋氏書

曰自釋迦世尊而下為迦葉阿難中有馬鳴龍樹以至
 菩提達磨為西天二十八祖一祖摩訶迦葉二祖阿難
 三祖商那和修四祖優波鞠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彌遮
 加七祖婆須密八祖佛陀難是九祖伏馱密多十祖脇
 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馬鳴十三祖迦毘羅十
 四祖龍樹十五祖迦那提菩十六祖羅候羅多十七祖
 僧伽難提十八祖迦那舍多十九祖鳩摩羅多二十祖
 闍夜多二十一祖婆修盤頭二十二祖摩那羅二十三
 祖鶴勒那二十四祖師子尊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
 六祖不如密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二十八祖菩提達

磨 又曰梁武普通元年達磨來自西土為初祖以至
慧能為六祖而衣鉢絕矣昔達磨以袈裟授慧可曰如
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汝吾滅後二百
年衣止不傳遂說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初祖達磨圓覺禪師姓刹利本名
菩提多羅二祖慧可大祖禪師姓盧名神光三祖僧璨
鏡智禪師四祖道信大醫禪師姓司馬五祖弘忍大滿
禪師姓周六祖慧能大鑑禪師姓盧 禪宗六祖問答
曰達磨一隻履九年冷坐無人識五葉花開徧界香二
祖一隻臂看看三尺雪令人毛骨寒三祖一罪身覓之

不可得本自無瑕類四祖一隻虎威雄鎮十方聲光動
寰宇五祖一株松不圖標鏡智且要壯家風六祖一張
碓踏著關捩子方知有與無 唐書曰憲宗迎鳳翔法
門寺佛骨至京韓愈疏諫遂貶之

佛三

原離相 斷言 法華經曰如來生於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終歸於空

法無名字 言語斷故 **慈室** 法華經曰慈悲為室和柔忍辱為度 **慧門** 佛經曰通慧為門

以法為室 **龍步** 佛名經曰龍步佛 **鸞音** 新經曰鸞音佛 **金乘** **珠藏**

佛名經曰金乘佛 **露山** 華嚴經曰甘露山 **金海** 佛稱揚功德經

又曰珠足佛珠藏佛 **寶洲** 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 **金界** 又曰金色境界佛

日火光界 **寶洲** 佛名經曰南無寶洲佛 **金界** 又曰金色境界佛

月燈 旃檀佛 十方佛名經曰三萬億日月燈佛珠

腋 金臂 觀佛三昧經曰相佛腋下相中懸生五珠如

如金 字髮 輪齒 十住論曰佛髮色如墨鋒中有德

關 上有千 七滿 八平 兩肩兩足及頸 佛地經曰佛

表裏八處平滿三 寶飾 珠裝 七寶之飾 法顯記

等身而鑄佛像髻裝寶珠有盜者以梯取之像漸高而

不及盜歎佛不救眾生像俯首而與之後市人擒盜盜

言其事視像尚俯王 卽行 能飛 牟子曰漢明帝夢

重贖其珠而更裝之 殿前明曰問羣臣傅毅對曰聞天

神人身有日光飛上殿前明曰問羣臣傅毅對曰聞天

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始將其神也

於是 金精髮 珠火眉 大集經曰佛不以惡事加眾

上悟 琉璃咽 珊瑚舌 三昧經曰咽喉如琉璃筒

日佛眉 象珠火 珊瑚舌 三昧經曰咽喉如琉璃筒

珊瑚 珠澤毛 金花面 離垢施女經曰賢者阿難以偈

面光如金花 漢帝夢 何充佞 充執政崇信佛供

給沙門靡費巨萬不吝親友貧乏無所施遺時郗愔及

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釋氏謝萬曰二郗諂於

道二何 增現足 化身 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

棺內現出雙足按世尊如來瞿曇南無皆佛號 有僧

問風穴曰如何是佛穴曰金沙灘頭馬郎婦世言觀音

化身按馬郎嘗見美婦賣魚遂求為婦婦曰適體不安

少安相見未幾而死忽有僧來云此菩薩也以錫杖挑

骨凌空 蜂臺 獅座 山堂肆考蜂臺佛誦經臺也唐

而去 銖衣 玉鏡 唐詩銖衣千古佛 藝文運光 慈

也 雲 慧日 上詳釋教四 梵輪 福舍 唐詩花沒梵輪

藝文效彼毘城建茲福 恒沙 法界 山堂肆考恒

舍毘城佛國毘耶城也 釋教部 佛

古長壽寺蓋真山 卷三 釋教部 佛

即世界也又佛法之妙境請之元津法界謂佛法所施之地盡法界而虛空也

髻上佛名山堂肆考世尊於肉髻中紺馬火龍

藝文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紺馬佛所乘也面壁坐

山傳燈錄初祖達磨姓利利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

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元年也武帝詔至金陵

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此但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

回江北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

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蜂起競有害心數加

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

而逝按南詔以天子為震旦又輟耕錄以東土為震旦

日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翼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

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師視其骨如五峯秀出

斷臂息緣山堂肆考二祖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

遂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動念曰昔人

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占尚如

此我又何人遲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

羣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於前師知是法器遂以心印

袈裟傳之二祖慧可初時將平生所悟舉似達磨達

磨皆云是知見不是道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

墻壁可以入道注云八萬法門百千三昧十方世界萬

象森羅皆是外緣內心無喘謂念不起也滅魔逢

二祖從此皆息諸緣心如枯木忽然大省滅魔逢

蟒山堂肆考十二祖馬鳴大士名功勝忽見女子說偈

義師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

事隨滅遂復本形曰我名迦毘摩羅化巨海極為小事

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我未嘗知師曰山河大地皆依

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入山逢大

千俱來剃度師乃付法十三祖迦毘摩羅入山逢大

蟒盤繞師身師授三歸依蟒化為素服老人曰我昔為

此邱有初學來請益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舍

墮為蟒身住是石窟千載適聞戒法故來謝耳

舍利法喜妻釋氏要覽注釋迦佛既化弟子阿難等

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

釋教部佛

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龍樹心經曰舍利子亦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所謂鷲鳥其眼圓因以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者之子也山堂肆考菩薩問維摩居士父母妻子眷屬是誰答曰智度為母方便為父法喜為妻慈悲為女善心成實為男畢竟空寂為舍按法喜者謂見法生歡

兜率宮 山堂肆考清涼禪師曰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昔陳文達誦金剛經有人入冥府見築臺云此待陳文達按梵云般若此云智慧言人受超薦則能智慧也 佛生於兜率天亦曰兜率宮

舍衛城 鉢入舍衛城乞食 佛言有國名妙喜維摩詰於彼國 寂沒而來此生也

妙喜國 山堂肆考世尊凡至食時著衣持

玉毫光 金粟影 佛言有國名

極樂界 大願

淨土 文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呼

引衆生上大願船送至西 **共命鳥** 護禪龍 佛書有

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 **摩尼珠** 隨坐衣 佛

二首一身即迦陵頻伽鳥也 **唐詩鳥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

日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穢污也故唐詩唯 **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

那此云隨坐衣 **貝葉經** 蓮花偈 唐詩貝葉經文手

唐言坐具也 **蓮花偈** 佛語也 **授袈裟** 得骨髓 堂肆考達磨將

以貝多葉書之 **滅命門** 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

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一見更 **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

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 **位而立師曰**

汝得吾髓 **佛四**

原覺悟羣生 後漢書曰浮屠者佛圖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

化通萬物 又曰佛身長丈六尺黃金色環佩日月光變

生 有大威德 大神 專務清淨 後漢書曰佛慈心為

淨其精進者號為沙門漢言息 青蓮妙相 滿月金

容 佛像維衛 頰如師子 牟子曰佛生天竺假行王家父

而孕因以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太子有三十相八

種好頰如師子皮不受塵 身有日光 蓮花承步

水手足皆鈎鏤毛悉向上 旃檀作像 僧一阿舍經優填王救國出工匠會 歸

依 瞻仰 道成周初 法顯記曰佛生於殷末道成於

新頭河注河即 法流後漢 南史曰天竺諸國皆事佛

張騫所到之處 教起西方 化流中夏 漢明帝夢金人飛

自此以來 其道稍廣 相好

域之神其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是乎乃使郎 相好

光明 神通變化 紫金之像 白毫之光 莊嚴具

足 變化無常 發菩提之心 展供養之具 自相

不常隨求而變 神周無朕應念而生 增梵唄 梵語

華言止斷外事蓋讚詠之聲也清而不濁雄而不猛流

而不越疑而不滯遠聽則汪洋峻雅近聽則從容和肅

昔曹子建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婉獨聽

良久乃摩其節寫為梵唄此梵唄所自始也一說梵唄

是趙石 法供 山中唯法供養最重 七燈 七燈 七燈

佛燈 三車 佛傳燈錄佛有三車謂 七能 佛傳燈錄高神

也 日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

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換上帝

東天行而西天曜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

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

結四

結四

海乎

曰不

能佛

法智而不能滅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
界佛能知羣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謂
二不能也空業亦不牢久無緣

亦謂無期衆生界本無增減
言英妙八解心高超七花意又
莊嚴相言佛像之

云七花屏塵想入解濯芳襟
方便門方便門佛教也藝文
香積飯維摩居士遣人

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以娑婆世界施
伊蒲

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飯與之
第一機雲門問臥童長連牀上學得是第一機

饌教三第一機雲門問臥童長連牀上學得是第一機
機童曰峭不二門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

緊草鞋不二門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
有文字言語是真七聖財報恩經猛火燒世間財惡

入不二法門也七聖財口燒七聖財故口舌皆鑿
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慙愧五三

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
世火僧靈一詩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三遙源濬

波文選元關幽鍵感而遂通喻法藏
妙之臺昇智慧之殿
言佛道之至妙也

佛五

原詩齊王融訶詰四大門詩曰迅矣百齡綿茲六入出

沒昏疑興居愛習總總予求營營爾給匪德曰歸唯殃

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元墟何泣又在

家男女惡門詩曰石磨則磷玉生雖堅唯居必徒豈日

能賢冰開春日蘭敗秋年天教斯類及習情遷命符三

牖生偕十纏茲焉遂往憂畏方延又大慚愧門詩曰

蘭室改蓬心旌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素豈常皓曲

釋教部 佛

轅且繩直詭木遂雕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勦中道崇漢
乃王臣大楚言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非虛造 又努
力門詩曰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
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
髮美譽垂自來勤心少騫墮何不努力出憂危勝幡法
鼓榮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有常無我儼旣列無明有
縛孰能窺 又迴向門詩曰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
生非一情驅車策馬殉世業市文鬻義炫虛名三墨紛
糾殊不會七儒委鬱曾未并吉凶拘忌及數術取與離
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咄嗟失

道爾迴駕盼彼流水趣東瀛

增唐李白舍利佛詩曰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孟浩然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詩曰石壁開金

像香山繞鐵圍下僧彌日見回向一心歸松柏禪庭古

樓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光輝講席邀談柄泉

堂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 明高啓寓天界

寺詩曰雨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

鳴鳩萬履隨鐘集千燈入鏡流禪居容旅迹不覺久淹

留

原讚梁沈約千佛讚曰道有偕道理無二歸寂照同是

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遞扣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
過已滅未來無象一刹靡停三念齊想不常不住非今
非曩賢劫雖遼倏焉如響棲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
佛跡同轉車或游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
萃萃羣聖均此妙極先後參差各隨願力密跡弘道數
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令識 **增**唐李嶠洛州昭覺寺
什迦牟尼佛金銅瑞像讚曰嘉願克成供因無乏百靈
衛善千祥護法眇眇三思悠悠萬劫永固彝器長隆寶
葉

原頌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

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
頽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增**唐張文成滄州弓高縣

實性寺什迦像碑頌曰大虛混沌寂寥沉默二儀旣判
三才允植地缺東南天傾西北陵遷谷轉山開水塞月
滿則虧日盈則昃大哉正覺竟元不測先地而極後天
而益不滅不生無聲無色曜魄指掌乾坤胸臆聖人立
教用形表則實相端嚴粹容岐嶷銷滅五苦削平六賊
水號連河山名檀特六度斯闡三明在卽牛口西來馬
鳴東陟玉偈光啓金言允克碣石燕郊平原趙國雀臺
西指蜃樓東逼建此神區爰崇淨域龍圖合兆龜書應

墨綺綴星浮金鋪電絕地神獻果天厨送食八會雲平
三門箭直寶堂移轉神通智力飛簷振羽虹梁重翼閣
似雲行樓如鶴息日逐塔旋天橋縱匿封外塵黃星間
暈黑爰憑淨居剪除荆棘雁塞消氛龍樓受職銀書玉
版鐫名記德臨雁塔之堦基對蜂臺之闔域窮逸思於
圖篆放神功於鐫刻孤標九流之間獨立金臺之側惟
令名之不朽或馳芳於百億

原銘梁沈約釋迦文佛像銘曰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
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超
九劫眇求靈性曠追元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

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
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釣應我以形而
余矇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
尊儀夢焉誰覩 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曰至矣調御
行備智周滿月爲面青蓮在眸 又彌隨佛像銘曰玉
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拯彼沈漠 又惟衛佛像
銘曰灼灼金容巍巍滿月永彼人天常留花窟 又式
佛像銘曰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龕童雙舞
又迦葉佛像銘曰慧雨自垂仁風永扇照曜白毫半容
月面惡因有滅善燈無變 又釋迦文佛像銘曰心珠

可瑩智流方普永變身田長無沙鹵 梁安寺釋迦文
 佛像銘曰帝為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
 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靈祇上生兜率 吳郡石像銘
 曰七盤員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
 於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華而不
 噴 北齊邢子才文襄皇帝金像銘曰妙形難象至理
 希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往
 祕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鑄神儀內瑩寶相外宣
 圓光照曜映被無邊靈應眸嚮感發大千鍾福旒纈其
 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誠歸

妙覺標志上元託銘斯在曠劫方傳

增周庾信秦州

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曰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
 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鳥迴翼
 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糾紛星漢迴旋光影壁累經文龕
 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閭鑿山梁雷乘
 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真館藏仙冊
 府芝洞秋房檀栢春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
 同峰別雨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
 雲長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原碑梁元帝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聞璇璣玉

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
社首義盡於寰中鑄鼎馮翊未窮於系表况復道冠萬
靈理超千聖知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
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
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度蓮河卽處
天冠之寺始由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
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無引汲智生淺深
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刃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
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椁浩
浩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臨三天帶明

月之流 劉孝儀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堯
乃則天莫能名其聖丘纔譬日無得稱其道况復欲宣
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迎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
聞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
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
是未聞地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還林
現疾夢樹旣沈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爪紺髮可
得崇以妙刹顯用珍函彼彌陀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
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
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則

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禮末又徘徊闔外以救毘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蓮未爲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產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河遞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劉勰剡縣石城寺彌勒石像碑銘曰夫道源虛寂冥機通其感神理幽深元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寧先人威鳳之寶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況種智圓照等覺徧知揚萬化於大千摘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娑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舲

游水馳錫禹山於是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仙叟之懸閣體高圖範冠采虹蜺椎鑿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艘與丹粟競采白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躑躅而忘歸 **增**唐李嶠洛州昭覺寺什迦牟尼佛金銅瑞像碑曰蓋聞發體凝寂離形相之區道心元微同虛空之德不可以名言說不可以去來取泊矣無繫修焉似存潛輝匿端而迹滿三界滅識掩智而行該萬法契存於希夷之表機動於忽恍之中談其空則不盡有爲索其朕則復歸無物非天下之至妙其孰能

與於此乎夫權智無方說三應物真乘寂住抱一湛然
同天等人寧累於我淨見病示慘未虧於常樂故能蒙
塵於八邦之路含垢於五濁之津撫神機而獨化攜弱
喪而同歸大悲所薰其利博矣元德所被可勝言哉及
道隨盈虛教遷正像猶囑累於句偈尚隄防於修習是
以四依弟子深演護持之功十行法師大弘供養之事
爪甲儻盡悉成菩提心口能存俱離煩惱法雲上際於
兜率慧日傍臨於震旦魯人將聖神契聞托於西方漢
主聖明靈儀夜飛於東國屈伸變化其不可思議之致
歟皇帝以六龍乘時二獸演法窺道品於掌握接聖期

於且暮彈壓海際彌綸沙境赤縣爲休祥之宅蒼生沐
仁壽之賜瑤函玉檢答宇宙之隆平寶網珠幢迎天人
之勝福丕業以不宰成務深慈以無緣致功固已合上
帝之元德開中天之寶藏豈徒窮數盡妙越契踰繩而
已哉乃發願造什迦牟尼佛尊像一軀大菩薩弟子神
王各二身方撤東山之府且橫西竺之容皇嘉廼誠用
錫休命制度廣輪之法咸順私心琢磨鎔範之資盡令
官給於是乎百工獻技九牧輸琛瑞雀棲鑪仙人煉火
觀祕影於龍窟得真形於鷲山三輪千輻之偉姿七滿
八圓之珠相青毛紺髮蓮目睟容珠纓大士登護法之

筵金杵神王夾降魔之座罄崑岑之瑤碧窮蜀道之丹
青黼績周施莊嚴具足靈儀始畢寶飾纒終眉宇之間
忽呈異彩圓同植璧炯若懸珠神變無象真筌隱乎密
微感通有途妙契存乎咫尺自非聖靈合德忠孝因心
何以發金鞍之殊祉玉臺之祕相者哉 岑勛西京千
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偈曰佛有妙法比象蓮花圓頓
深入海靜無瑕惠通法界福利恒沙真其寶所俱乘大
車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想寶塔思弘勝因圓階已就
層覆初陳乃昭帝夢福應天人輪奐斯崇爲章靜域真
僧草創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荐臻靈感歸於

帝力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夜
枕還懼真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大海吞流崇山納壤
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如見法
爲無上情塵雖雜性海無漏定養胎染生死迷敲斷常
起縛空色自謬簷蔔現前餘香何嗅彤彤法宇繫我向
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慧鏡無垢慈燈照微空王可托
本願同歸

菩薩一

原度世經曰菩薩著法冠幘道印綬觀 藥王藥上二
菩薩經曰藥王藥上身長千二百由旬隨應衆生或十

百卷經法金卷四 卷三十一
八丈或八尺紫金色 虛空藏經曰普賢菩薩身無量
無邊百千之色五十種光虛空藏菩薩身二十由旬頂
上如意珠作紫金色 無涯際持法門經曰勝怨菩薩
在虛空中立與流離雲覆世界雨金色之花沈水香赤
真珠蓋紺琉璃蓋珊瑚蓋 大方等大集經曰不空菩
薩以三昧力其地平正猶如手掌多羅樹八道間錯羅
布其中金多羅樹白銀葉花銀樹琉璃葉花頗黎樹馬
腦葉花馬腦樹車渠葉花車渠樹真珠葉花赤真珠樹
黃金葉花 精進度無極經曰菩薩爲魚王漁人以網
捕羣魚則首倒植泥中拄尾舉繩衆魚得活 六度集

經曰菩薩爲鸚鵡王徒衆三千有兩鸚鵡力勢踰衆口
銜衡以爲車乘王集其上飛止遊戲 大智度論曰菩
薩爲迦頻闍羅鳥與大象獼猴友共在必鉢羅樹下住
自相問言我等不知誰應爲長象言我昔見此樹在我
腹下今大如是我應爲長獼猴言曾蹲地手過樹頭我
應爲長鳥言我於必鉢羅林中食此樹果子隨糞出樹
得生以是推之我應最大象復言先生宿舊禮應供養
卽時大象背負獼猴鳥在猴上周遊而行 九色鹿經
曰菩薩爲鹿其毛九種色角如白雪 僧伽羅利經曰
菩薩立行有鳥巢頂上懼卵墜落及鳥未能飛終不捨

去

菩薩二

增大藏經曰菩薩在胎母無妨礙十月滿足四月八日夫人將諸綵女遊毘尼園攀無憂樹於是樹下忽出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化從夫人右脇而生墮彼華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維摩詰經曰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

字是菩薩真人不二法門 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神性聰敏形貌甚陋至鄴佛圖澄見而異之因事澄為師後避地南投襄陽時襄陽習鑿齒鋒辨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答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恨足下不同曰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敘孝武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踰邁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以太元十年卒羅釋在西域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

恒遙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上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為印手菩薩 又曰竺法護本姓支氏博覽六經游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世居燉煌死而道化周洽時人咸謂之為燉煌菩薩也 續元怪記云昔延州有婦人白哲有姿貌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歷中忽有胡僧見墓遂跌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淫縱女子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

盡聖者云爾請眾開墓視之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

菩薩三

原夢枕 飛鉢 優樓頻羅經曰昔有童子修悟世間化

蓋菩薩曰所懷子是空明菩薩 普起 三昧經曰菩薩食鉢於空中自然飛來 鳩王 獅子

六度集經曰菩薩為鳩王 優 日城 星劫 造天地

樓頻羅經曰有獅子眼王菩薩 日城 星劫 經曰祭

河婁國土人無有日月之光菩薩 手花 心地 虛空

往造日城 法華經曰星宿劫也 增如意珠 無量

日寶手菩薩手中出無量花香 增如意珠 無量

花上詳菩薩一 象猴友 鸚鵡王 俱詳菩薩一

菩薩四

釋教部 菩薩

原三願 菩薩內戒經曰

四誓 迦葉經曰菩薩有四種畢定誓

八方

寶女經曰舍利佛菩薩八方無所患厭

七品 樓炭經曰有七品菩薩

天子按樹

普曜經曰菩薩成道入水洗浴八

帝釋聽經 又曰菩薩降神

萬天子各按樹枝菩薩牽枝出

母胎天帝釋

梵成來聽經

增雨金色花

覆琉璃雲 俱詳菩薩一

倒

植泥中

遊戲車上 俱詳菩薩一

角如白雪 詳菩薩一

骨如

金鎖 詳菩薩三

眾香鉢 詳佛四

菩薩五

原讚 東晉釋慧遠曇無竭菩薩讚曰

疊疊大匠道元數

盡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涂不旋軫三流開源

於焉同泯

宋傅亮文殊師利菩薩讚曰在昔龍種今

也童真業化遊方罔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揮

幽頤導達天人 又彌勒菩薩讚曰時無並后道不二

司龍潛曳率按轡候時翳翳長夜懷而慕思思樂朗且

屬想靈期

增銘 唐元黃之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銘曰元

氣浩浩大匠存存錐鏞精粹折托乾坤四生有劫六趣

無門愛流夕漲塵飛晝昏 巍哉世雄應期來現妙矣

居士隨緣利見大庇生靈遂荒臺殿劫塵遐邈恒沙法

遍 空牀寂寂虛室閒閒文殊奄至波旬遽還拔毛沃

海剖芥藏山地分珠柱天潤玉顏 智惠無邊威靈具

足廣延寶坐高蹈金粟振動人天津梁道俗火宅垂蔭
幽途炳燭四於赫有晉像教斯傳續事尚矣靈儀在焉
神光夕照瑞相朝圓施如電掣皎若星懸五我皇垂拱
誕膺寶位控引四流陶鈞萬類法闡妙有靈通夢寐政
事以和物無不利六天陰南斗地擁東吳江山作固臺
壘稱都俗富英傑人多給孤莊嚴結構炳煥規模七瞻
彼邦邑媚茲寮案化偃一同聲馳四海冰玉常瑩松筠
不改迺瞻道場肅焉如在八薄遊淨域永念毘耶香如
致飯衣似持花嘖容示疾啓齒降邪室懷方丈會想無
遮九杳杳三界茫茫九有瞻仰睟容思惟受手式刊真

石龕圖不朽盛列鴻名天長地久

僧一

原增一阿含經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
稱釋種尊勝經名爲苾芻諸經名比丘 漢明帝內傳
曰摩騰竺法蘭漢地僧之始也 高僧傳曰僧曾吳地
僧之始也 四十二章經曰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
極不敢左右顧 增一阿含經曰沙門皆草蓐爲牀
四分律曰沙門以世俗法教 白衣正法念經曰沙門
不得近一切捕鳥人戲論人外道人 長阿含經曰凡
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 又曰沙門不畜象兵馬兵

車兵步兵 **增**善覺要覽云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為息

慈謂安息於慈悲之地也息惡行慈也 潛確類書晉

道安禪師受具戒於佛圖澄以師莫過佛宜稱釋氏後

增一阿含經云四姓出家但言釋子無復本姓故云四

河入海同一鹹味四姓出家同名釋氏云 要覽云乞

士謂上於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又云瓶沙王呼佛弟子為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

在人之上故名上人 名義古師云苾芻西天草名有

五德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粗獷引蔓旁布

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綿不絕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

德芬馥為眾所聞能療疼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

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以名僧 楞嚴經曰

十六開士悟圓通 葉和尚讚云海英岳靈誕彼開士

謂開眾信心也 李白詩衡岳有闡士五峰秀真骨

闡士開士皆僧之稱也 潛確類書住者安心覺海永

息攀緣持者任持萬行無漏無失 翻譯云沙門或云

桑門釋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

家之都名也後漢書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出家絕精

洗欲而歸於無為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瑞應經云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

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謂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 善
覺要覽云梵語云僧迦唐言衆僧史畧云凡四人以上
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
人爲軍今一人亦稱軍也 翻譯云或和闐傳云和尚
梵本正名鄔波遮迦傳至于闐翻爲和尚傳到此土什
師翻名力生善見云和尚外國名漢言知有罪知無罪
也 又云或阿祇利寄歸傳云梵語阿遮黎耶唐言軌
範今稱闐黎訛畧菩提資糧論云阿遮黎夜瞞言正行
南山鈔云能糾正弟子行故也 善住意天子經云頭
陀者抖擻貪欲嗔恚愚癡也 釋氏要覽云遊行僧爲

飛錫安住僧爲掛錫 又云梵語浮圖此言唐言聚相
梵語僧迦此言衆僧梵語招提此言方僧梵語沙門此
言勤息梵語闐黎此言軌範梵語泥黎此言喜樂梵語
泥黎迦此言無雲處梵語迦陀此言諷誦梵語毘尼此
言律法梵語般若此言智慧梵語涅槃此言無爲又言
滅度又言常樂梵語阿毘曇此言經律論梵語修多羅
此言經梵語優婆塞此言清信士又言僧又言德士梵
語優婆夷此言清信女又言尼梵語須菩提此言長老
梵語迦羅此言袈裟又名無垢衣又名忍辱鎧又名消
瘦衣又名離塵服梵語鄔婆斯迦此言尼梵語式又摩

那此言學法女即今有髮尼也 無為經曰沙門有三
坐禪為上輩誦經為中輩助眾為下輩 唐會要云天
寶六載五月制僧尼令祠部給牒則僧尼給牒自唐明
皇始也 唐食貨志云肅宗鳳翔間鄭叔清議以天下
用度不充請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度僧道則空名度牒
自唐肅宗始也 事物紀原云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為
翻經館學士命僧以官自此始 唐大歷中年興善寺
胡僧不空卒賜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諡曰大辯正廣智
不空三藏和尚 弘明集云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加
忠信侯封安國公 唐武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

管討突厥以僧統兵僅見於此

僧二

原事物紀原曰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天竺訪僧見摩騰
乃要還漢地此中國有僧之始也 史畧曰明帝聽陽
城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人為僧之始也 晉書曰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
節將嗣相位乃辭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
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十二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
許及見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
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曰

誦千偈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
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經爲性率達不拘小檢專以大
乘爲化諸學者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
諸經四遠學徒莫之敢抗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僊苻
堅聞之乃遣呂光率兵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
驛送之光還至涼州聞苻堅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
右羅什在涼州積年姚興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
之禮嘗講經於草堂寺下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
登吾肩欲障須婦人與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
通鑑晉成帝紀曰趙王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預言

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
以雕輦朝會之日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國人化之率多
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
出家 高僧傳曰帛尸黎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呼
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
門密天姿高朗風神超邁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
過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導一見而奇之以爲吾之徒也
密常在石子崗東行頭陀旣卒因葬於此成帝懷其風
爲樹刹家後有關右沙門來遊乃於家處起寺陳郡謝
混贊成其業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梁書曰沙門

釋寶誌不知何許人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齊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備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拄杖負之好爲戲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二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勅令筠爲碑蓋先覺也 洛陽迦藍記曰沙門寶公不知何許人也形貌寢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戲不可得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問以世事實公曰把粟與雞喚朱時人莫解其義

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 梁書云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應死囚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戒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譁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陛下力猛心堅必破死生 唐高僧傳曰三藏法師元奘陳留人姓陳氏貞觀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備歷聖君龍庭之文鷲嶺之祕皆研機覩奧矣又造迦葉結集之墟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焚香散花設大施會於是五天

億衆十八國王獻瓊投珠積如山岳咸稱法師爲大乘也及東歸太宗詔留於弘福道場乃詔名德僧靈潤等二十人譯梵自菩薩戒至摩訶般若總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餘軸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一百二十八國唐書曰李翱爲朗州刺史問惟儼禪師如何是道師云雲在天水在餅翽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餅西陽南部談賓錄曰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急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

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號萬回先是元奘法師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柱曰菩薩萬回請向闍鄉地教化矣奘師馳驛至闍鄉問此有萬回師無令呼之萬回至奘師禮之施三衣餅鉢而去宋高僧傳曰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一餅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遇之甚厚常呼爲得得和尚明泳化類編曰板的達天竺中印度僧也元

至正甲辰至燕受灌頂戒洪武甲寅至金陵召見稱旨
賜印號善世禪師居蔣山統制天下諸山仍移文各郡
許詣蔣山受菩薩法戒所司勿禁人多繪像事之以爲
活佛御製善世歌有談天般若生蓮花之句尋遊方三
年復還蔣山賜金環茜衣車駕臨幸必造其室咨問法
要屢賦詩篇有曰晨向巖前觀日出暮禪松底聽風來
蓋規之也死無他異葬天禧寺而屋之 又曰來復字
見心豫章人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削髮爲僧初髯
甚長後爲僧而髯如故所與遊皆名士胸次清灑溢爲
詩章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爲詩

文嗟賞久之因蜀王與復善講論著作以故得達太祖
一日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吾亦聽汝然
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太祖笑
而遣之又一日召見賜之饌旣罷復上詩稱謝詩云祇
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玉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座
中金帚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醐出上方稠
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
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
德則雖欲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
此遂殺之初復被徵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

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復不聽及臨刑而悔因道訴語上聞逮訴至將殺之訴曰此故偈臣偶言非有他也上問訴何出訴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檢視果然乃釋之又曰宗泐浙江台州人應天府志稱泐季潭是也性頗聰慧凡經書一目輒能誦尤博涉古今善屬文住持京師天界寺太祖嘗幸寺見泐動止異常因令其蓄髮欲官之泐固辭尋奉詔注心經金剛楞伽三經馬后崩葬之日會風雨電震上甚不樂忽召泐至謂之曰皇后將就葬汝其宜為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悅頃之天霽遂啟輒詔賜

泐白金百兩有金室集行於世 又曰金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遊峨眉山絕粒啖柏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泛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趺坐如故比歸卽州治西草堂靜息焉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贖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乃一老僧趺坐太祖仗劍就前問姓名不對因按劍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

所授太祖推誠溫詢僧曰建康有地可王此真帝王之
 居遂定鼎焉 又曰永隆蘇州人異僧也時洪武二十
 五年太祖頒度僧之令旨請者遂至三千餘人上怒命
 錦衣衛悉戮之隆上言願焚身代諸僧請死詔許之勅
 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花臺隆從容出龕望闕叩辭
 遂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於其
 上謂中官曰煩奏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遂秉炬
 自焚體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上中官復命太
 祖乃宥眾僧會歲大旱命以所遺香下於天禧寺禱雨
 至夜果大霈上曰此真永隆雨也御製落魄僧傳以弔

之

僧三

原六法

五門

成實論曰如說比丘成就六法能以口
 風吹散雪山 高僧傳曰僧督得禪法

要遂精

拘鄰

增一阿含經曰將養聖眾不失
 威儀即阿若拘鄰比丘 高僧

練五門

平叔

威儀即阿若拘鄰比丘 高僧
 傳曰廬山隱士劉遺民見僧肇般

傳曰廬山

平叔

威儀即阿若拘鄰比丘 高僧
 傳曰廬山隱士劉遺民見僧肇般

若無智論

離日

經曰坐禪入定心不錯亂即
 離日比丘 鵬者 鷹俊 增一阿含

辨了而無

松柏

疑滯又能造偈誦歎如來德即謂鵬者舍比
 邱一高僧傳曰支遁嘗養一鷹人問何以答曰賞其神

俊聊復

梧桐

高僧傳曰姚興問司徒姚嵩僧
 畜耳 又曰惠紹將於東石室自焚臨終謂同學

又曰惠紹

放鶴

將於東石室自焚臨終謂同學
 日吾燒身處當生梧桐其後三日果生焉 三輩 四

道上詳僧

道果僧

一請僧福田經曰聖僧四
 道果僧菩薩僧佛應化僧聖應化僧 放鶴 馴虎

有遺支道林鶴者道林謂鶴曰爾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者乎遂放之 高僧傳云惠永感虎來馴 洛陽伽藍記

賦詩 制論 曰僧肇法師制四論合為一卷曾呈廬山遠大師而大師歎仰不已云云 **食針 哭杖** 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歎仰不已云云 **食針** 多效之什乃聚針盈掬故

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般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或藏其錫曇曇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後兵亂不知所在 **度**

蟒 伏獅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出家對恨高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知道必相度靈帝未振錫江南達邨亭湖廟神降以告高曰昔吾以願

志故墮此神報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以立法營塔使生善處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從牀後出頭乃是蟒高向之梵語蟒悲淚如雨乃取廟物達豫章為造東寺後暮有少年跪高受咒高曰廟神得離惡形矣 又曰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三歲便度為沙彌及受大戒以晉隆安三年西度流

沙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者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難阻多黑獅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雖有險難吾不懼也既至山日將暝夕遂留山中燒香拜禮如觀聖儀有三黑獅子來蹲踞顯前舐唇搖尾顯誦經不輟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獅子良久乃去

乘杯 振錫 高僧傳曰杯度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酒食肉與俗人不異也 又曰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吳地初築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乃振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 **支許 岩議** 支道字道林業營立茆茨設像行道 講議眾謂無以歷難詢設一難亦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通議眾謂無以歷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能復通也 梁書曰有惠岩惠議道人并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 **花氏城 杯度鉢** 法藏都下謂之語曰東安談議林 五百王子同時悟道 高僧馬鳴比丘於花氏城中與五百王子同時悟道 高僧傳曰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飄至一洲見一寺有石人靈期竭誠懺悔乃為真人因以鉢與杯度度得 **仙人** 鉢直入雲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乃四千年矣

星 咒龍雨 高僧傳曰道開從西而來日行七百里太

又日沙公符堅時早 咒鉢生蓮 踉石大水 佛圖

咒龍下鉢中天即大雨 通元術腹旁有孔當齋時至流水側引五藏洗之還內

腹中取鉢臨水燒香咒之生青蓮花 高僧傳云訶羅

竭者多術頭陀晉惠元康四年西入婁至山石室坐禪

去水遠乃以左脚蹶室西石壁踏沒指既拔足水從中

出清香軟美四時不竭 革囊見試 穢尸敢行 高僧

來飲者止飢渴除病 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

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日吾心若死灰

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日海水可生須彌可

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續高僧傳釋慧恭益州成都

人與同寺慧遠結契遠詣長安恭往荆揚訪遠相遇欣

然同宿遠言談泉湧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恭曰唯誦得

觀世音經一卷遠怪之恭曰經卷雖小尊敬者得無量

福願息瞋心當為法師誦一遍乃結壇昇座恭發聲唱

經題異香遍滿房宇及入經文天上作樂嘹亮振空雨

花霧霏滿地誦訖下座花樂方散遠頓足頂禮淚下交

流謝曰慧遠臯穢死尸敢行天 臭泥蓮花 黑衣宰

日之下恭長揖而去不知所之 相 家治城寺有才華兼內外之學嘗著均善論行於世

孔愷詣之歎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枯

樹生枝 飛鳥投果 洛陽伽藍記云法雲寺西域烏長

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言及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

解戒行真苦祕咒神驗咒枯樹能生枝葉咒人變為騾

馬見者無不驚怖西域所齋舍利骨及佛牙經像皆在

此寺 高僧傳云天竺沙門智伽達禪學深明來遊宋

境學在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 增碧眼 白足 達

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投之云云 增碧眼 白足 達

眼紺青色稱碧眼胡僧 高僧傳云釋曇如遊化關

赤髭 白眼 長黑瘦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

眼中黃形軀 飛錫 雨花 潛確類書舒州潛山最奇

雖細是智囊 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

道人同謀於梁武帝俾各以物誌其地者得之已而鶴
 先飛去至麓將至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
 山麓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大洞坊雲花寺大歷 點
 初僧嚴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
石吐霧 潛確類書梁高僧生公講經於虎邱寺聚石
 為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 元豐間久旱裕
 陵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
 雨大作逮旦物色至相國寺羅漢中第十尊正所夢
 也 **食鳩** 騎馬 潛確類書鄧州和尚日食二鳩有貧
 鳩從口出一能行一匍匐在地土驚愕亦吐飯二足亦
 出因號食鳩和尚 山堂肆考宋禪惠大師雅州名山
 人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以僧勅戲之師即削
 髮為僧或叩以佛法不許乘馬師即曰文殊駕獅子普
 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 **墮雁** **聞鴉** 西域有比邱
 馬也何妨其機敏如此 佛曰此雁王也不可食因立
 曰可充我食一雁即墮地佛曰此雁王也不可食因立
 雁塔 傳燈錄云益州無住禪師嘗務宴寂於是庭樹
 鴉鳴杜鴻漸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又問師問否曰聞鴻
 漸曰鴉去無聲何師言聞曰聞非有聞非聞聞性本來

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
 塵自滅而此之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即
 免聲塵 **弄獅** **喚虎** 山堂肆考藥山禪師問雲巖聞
 所縛 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一出巖後到瀉山
 出巖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一出巖後到瀉山
 瀉山問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雲巖曰是日長弄否
 還置時雲巖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 潭州華林善
 覺禪師時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兩個
 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
 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嘗念觀音
 經 **巢鵲** **召魚** 山堂肆考杭州道林禪師姓吳名元
 蓋遂棲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鳥窠和尚 蜀普
 錄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悟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
 五函池中魚知其數 **金舌** **布毛** 唐金舌和尚趙人
 以各召之皆出水而進上即命焚之乃為金舌夜哦經如
 不至乃截其舌以進 傳燈錄云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
 故遂以金舌名之 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
 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其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遊莊 投海 山堂肆考南泉普願禪師姓王擬取明

預為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莊主云昨夜土地神

報師來師曰王老修無行無力却被鬼神覷見淨真華

亭人宋嘉定間為趙端明遂以身投海三日而還謂眾曰

江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江不復崩矣語 玉帶

訖復入於海安撫上其事勅賜護國真法寺

草鞵 遊時住潤州金山寺東坡赴杭過潤為留數日

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曰內

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曰借和尚四大作禪牀師曰

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不然願留所

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

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

即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

納裙相報昔有一住山僧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

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高僧傳云晉義熙

排老僧脚底從來潤 蓮社 虎溪 間僧惠遠居廬山

未必骷髏就此埋

與劉遺民等十八賢同修淨土中有白蓮池因號蓮社

以書招陶淵明淵明日若許飲酒即往師許之遂造焉

既而無酒陶攢眉而去謝靈運求入社遠師以其心雜

止之 廬山記云惠遠居廬山東林寺送客不過溪

日與陶淵明道士陸靜修共話不覺踰之虎輒驟鳴

破竈 方袍 潛確類書岳山廟有一竈甚靈祭享甚眾

成聖從何來竈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師曰我是竈

神久受業報蒙說無生得脫此處特來相謝因號破竈

和尚 僧寶傳泉州龜洋慧忠禪師屬唐武宗廢教例

為白 衣作偈云多年塵事漫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

日修 行依善慧滿 額珠 心鏡 指莫妙 文粹云心

頭留 髮待然燈 伊蒲供 水田衣 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

鏡外 塵匪 磨莫照 田按水田衣稻 無垢衣 忍辱鎧 消瘦衣 離塵

服 裝名 雪過腰 香還頂 上詳佛三 華夷考云僧

釋教部 僧 卷七

之薦福寺嘗獨處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室之夜
 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秀霏及曉香還
 頂上仍以 **即色論** **剃頭書** 世說支道林作即色論
 絮室之 **即色論** 畧曰夫色云性也不自
 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山堂肆考人勸劉淨翁捨俗出家黃山谷詩云淨名龐
 老總垂鬚君宰元無免破除身若 **雲霞思** **水月心**
 出家心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
 唐詩云雲霞思獨元謂禪思也
 又云水月心方寂水月心禪心也

僧四

原密行 淨 **利根** 辨才 **執惠炬** 涅槃 **知劫灰** 高僧
 竺法蘭天竺人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
 云不知可問西域胡僧法蘭至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
 火洞燒此 **度人格** 祠部格王公已下薨別敕許度人
 乃是也 **度人格** 者親王二十三品已上三人並須
 亡者子孫及妻媵并通取周親妻媵不須世業 **出家**
 若數不足唯見在度如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

格 又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勅
 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 **赤髭**

三藏 萬言洞明三藏為人髭赤時號赤髭三藏 **連眉**

禪師 高僧傳云法秀屬廣人也屬廣多聖達屢值明師
 博貫羣經特深禪法為人沈邃有慧解儀範詳正

生而連眉故世號 **生融之學** **觀肇之名** 高僧傳云
 連眉禪師云云 **觀肇之名** 通情則生

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按竺道 **長老** **高僧** **上**
 生融覽惠觀肇法師四僧名也

人 **開士** **善根** **福地** **法器** **道心** **梵行** **覺**

性 **修行** **宴坐** **聽法** **觀心** **演法有緣** **遊方**

無住 **脫畧塵境** **歸依法門** **五蘊皆空** **諸漏已**

盡 謂六 **觀身色頓悟無生之理** **處世界當持不染**

之心 身則有為所以歸於三寶 **心實無相俾乎宗**

本一乘 虛幻非實身喻芭蕉之形 明徹無瑕心學

琉璃之地 **增宿桑** 漢裴楷曰浮屠不三宿桑下 摩

松山堂肆考元奘法師貞觀初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巖

及去其枝年向西忽號松日摩頂松 傳燈山堂肆

法傳度小師曰傳 **刻漏** 國史補云僧慧遠在廬山以

燈謂能破暗也 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

僧法朗譯大雲經命賜紫袈 賜黃 又曰僧舊著黑衣

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皆衣黃歐陽元功題僧墨菊詩

本來面目 **投簪** 廬山記投簪落 留鬚 詳僧 買山

而隱 世說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 叩冰而浴 山堂肆

和尚崇安人名藻光出家參雪峯真覺禪 嘗水卜地

師住瑞巖院前有溪遇冬則叩冰而浴 又曰梁天監元年有

上尋至韶州普溪水口聞其香擲嘗其味曰此水上流

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竇林乃云此去百七十 年當有無上法寶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是也 問

山結庵 又曰龍湖禪師名普聞唐僖宗第三子往湖南

住至邵武問其山曰大乾問居者 **借宿道者** 潛確類

東山一道者參四祖云汝老矣道者退見一女子洗衣

問曰借你家宿肯麼女曰家矣道者肯留汝則宿道者

行不遠於大樹下坐脫自是 **錦襠婦人** 袁郊甘澤謠

與隱士李源同遊我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

汲澤日所不欲出此者為是也此婦人孕三年矣遲吾

巨書齋藏書

釋教部 僧

完

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慙愧情人遠相

翠竹黃花燈傳

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歌畢舞袖而去

錄云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

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

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

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錄

得無心輪迴永斷但學休心如癡如愚似胞胎中出來

第一莫記一個字在心一向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又

似一個無孔

鐵椎始得

頭進步

傳燈錄曰百尺竿頭須

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五

原詩宋謝靈運過瞿谿石室飯僧詩曰清霄颺浮煙空

林響法鼓庶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隋江總經始興

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詩曰息舟候香埠悵別在寒林

竹近交枝亂山長絕逕深輕飛入定影落照有疎陰不

見投雲狀空流折桂心 增唐韋應物詣西山深師詩

曰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閑

埽林驅虎出宴坐一林間 沈佺期九真山靜居寺謁

無礙上人詩曰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

山下即伽藍小澗香為刹危峰石作龕候禪青鶴乳窺

講白猿參藤愛雲間壁花憐石下潭泉行幽供好林掛

浴衣堪弟子哀無識醫王惜未談機疑聞不二蒙昧即

朝三欲究因緣理聊寬放棄慙超然虎溪夕雙樹下虛

嵐 劉禹錫謁枉山會禪師詩曰我本山東人平生多

感慨弱冠遊咸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世賢馳聲溢四
塞勉修貴及早狂健不知退錙銖揚芬馨尋尺招瑕類
淹留郢南都摧頽羽翰碎安能咎往事且欲去沈痾吾
師得真如寄在人寰內哀我墮名網有如翮飛輩矍矍
揭智燭照使出昏昧靜見元關啓歆然初心會夙尚一
何微今得信可大覺路明證入便門通懺悔悟理言自
忘處屯道猶泰色身豈吾寶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
未卜何年載 孟郊夏日謁智遠禪師詩曰吾師當幾
祖說法雲無空禪心三界外宴坐天地中院靜鬼神去
身與草木同因知護王國滿鉢盛毒龍抖擻塵埃衣謁

師見真宗何必千萬劫瞬息去樊籠盛夏火爲日一堂
十月風不得爲弟子名姓掛儒宮 杜甫謁真諦寺禪
師詩曰蘭若山高處煙霞障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
長松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向前
峰 王維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詩曰龍鍾一老翁
徐步謁禪宮欲問義心義遙知空病空山河天眼裏世
界法身中莫怪銷炎熱能生天地風 裴迪夏日過青
龍寺謁操禪師詩曰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
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茲
適清涼何所求 李端夜投豐德寺謁海上人詩曰半

夜中峰有磬聲偶尋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曉聞僧語下
界林疎見客行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願
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 陸龜蒙寒夜同襲
美訪北禪院寂上人詩曰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
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明時尚阻
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偈
更降心 皮日休奉和訪寂上人詩曰院寒青靄正沉
沉霜棧乾鳴入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煙
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譚經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
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僧貫休逢詩僧詩曰禪元無可

示詩妙有何評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難求方至理
不朽始爲名珍重重相見忘機話此情 白居易喜照
密閑實四上人見過詩曰紫衫朝士白髯翁與俗乖疎
與道通官秩三迴分洛下交遊一半在僧中臭帑世界
終須出香火因緣久願同齋後將何充供養西軒泉石
北窗風 宋黃公度和泉上人詩曰芒鞋踏遍萬山松
得得歸來丈室中破衲一身若懸磬清談對客似撞鐘
名家要看驚人舉覓句何須效我窮春雨地爐分半坐
便疑身住古禪叢 陸遊宿東林寺詩曰看盡江湖千
萬峰不嫌雲夢芥吾胸戲招西塞山前月來聽東林寺

裏鐘遠客豈知今再到老僧猶記昔相逢虛窗熟睡誰
驚覺野碓無人夜自舂 元郭奎留水雲寺貽李潭上
人詩曰好山吾所慕今日水西遊花雨千峰暝松風六
月秋龍爲人聽法僧共鹿尋幽如此林泉樂榮名安足
求 黃鎮成寄雷隱上人詩曰最憶高人住翠微萬巖
千岫雪消時林階月在行香早石屋雲多出定遲栖樹
有僧留聽法看泉無客和題詩松關不鎖容相叩定覓
春山食紫芝 白雲上人重遊淨慈憶沅禪師詩曰慧
日峰前閣重來百感增空存黃面老不見白頭僧道偈
書猶在埋銘刻未曾有詩行已久何必上傳燈 僧善

住寄巖栖翁詩曰霜髭碧眼老頭陀陋巷曾經幾度過
連月不來城裏住只緣城外好山多 明高啓送思上
人詩曰名林雖盡廢南去只隨緣野飯晨留鉢城鐘夜
到船虎馴應畏法鳥喚不驚禪他日期相見高峰舊塔
前 童珮觀音巖贈僧詩曰問道祝融東相逢是遠公
林間孤殿破石下半潭空雲影戀苔綠山光借樹紅翻
經對靈鷲鳥日日鳥聲中

原詔後魏孝文帝立僧尼制詔曰門下凝覺澄冲事超
俗外揣摸苑蹟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俗何能
表真是三藏舒風必資戒典六度摛花固憑尸波自象

百有九沙金卷四 卷之二
三
教東流千齡以半秦漢俗革禁制彌密故前代英人隨
宜興引時輕時重以闡元奧先朝之日嘗爲僧禁小有
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自云欲更一刊定
朕聊以淺識共詳正典事起忽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
一時粗救俗習須元白一同更釐厥喪 宋孝武帝沙
汰沙門詔曰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
而專成逋藪加頃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欺道亂俗人神
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違犯嚴其誅坐
主者詳其條格速施行

原碑梁元帝莊嚴寺僧旻法師碑曰夫宏才妙物雲液

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非
折水之恒珍和璧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
地之淳精宇宙之瓌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
先也法師道藹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長抱日月
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其奧九部
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
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
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墳
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 又光宅寺大僧
正法師碑曰昂昂千里孰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誰識

波瀾之際望之若披雲霧覩之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
望蓄思構疑懸鐘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履冰
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
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紺馬於閻浮逸翮方超圖南輟軌
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繁
霜凝而旦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反望龍樹而
心哀銘曰澄月夜虧清氣旦卷曾巒遠岸蒼江傍緬
王筠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宇山椒疏壤幽
岫蒼雲泄雨靄映房櫳浴日涵星翻光池沼震居暇豫
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實相之談金河常

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遠幽元掖庭爲道心之宮華林構
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
丈開寶函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三慧
辨才無閎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得
解俱會真如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祇鷲思協風雲量包
宇宙軒瞰蒼波窗承翠嶺須枕烟露擊持光景 沈約
比丘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
練心成學緼日悠長疏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
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
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 王僧孺栖元寺雲法師碑

曰眇眇天家茫茫直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猗歎息心
言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元覺且
說且定以披以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峨峨北渚
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麤衣惡棄厚安薄滅意囂
湫寄心寥廓 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傅大師碑曰自修
禪遠豁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姜原所履天步
可以爲儔河流大屐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
庶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愛道樂
大不臣魏祖優賢揚叟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
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興蒼鷺之兆未萌四

海橫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不窮其義
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魯縣亦
有揚雄弟子鄭元門人俱述清猷載刊元石銘曰來儀
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慙
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色豔浮檀
香踰蒼葡噉噉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軟疊弗燎香薪合
窟爲定方墳以墟須彌巨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壤靈儀
自真何時湧塔復覩全身 江總明慶寺南禪師碑銘
曰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真照假空行已無
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又建初寺瓊法師碑曰夫智慧精進皆曰第一妙德淨名並稱不二若乃幹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網禦寶車之跡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倫惟此法師心力備矣東山北山之部貫花散花之句並編柳成簡題蒲就業學非全朔無待冬書師夢尹儒自知秋駕銘曰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靈籥孔惜逝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曰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寂滅莫繫悠然

增唐獨孤及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碑

銘曰茫茫五濁愛習如積何以爲師尸羅之戒卓爾立志於焉懸解持佛密藏俾道勿壞穎脫諸有獄視三界

上德不器大言無方遺言之文亦知其方發彼蒙求啟迪思量我皆令發直心道場奈何法船今也則亡適來豈時適去豈順施未及普天平不憖飛鳥無跡發雷罷震福庭空虛來者曷問言之糟粕留爲祕印 又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曰人之靜也性與生皆植知誘於外率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門卽妄了真以正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如二禪師應期弘宣世溷法滅獨以道全童蒙求我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

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三十
紀妙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
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不壞 劉軻栖霞
寺故大德毗律師碑文曰有晉世家地高琅邪產栖霞
兮宿植有自許身佛氏為釋子兮結鞅纏蓋惠刃中淨
誰何對兮璞琢金鑿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
遮止持作律師兮攝深匡高以遊以遨鑿蒲牢兮梵行
既立薪傳火襲光岌岌兮 權德輿故章敬寺百巖大
師碑銘曰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
代導師頻若琉璃結火燔性愛流溺正癡冥奔命即心

是佛即色是空師之通兮無來無去無縛無解師之化
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匝示塵劫兮 呂溫南嶽彌陀寺
承遠和尚碑銘曰浩浩清塵茫茫逝川大雄作矣救物
為先能明大教非師有緣不宰功立忘機智全誰其弘
之南嶽命代習識虛受應身圓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
末搖本靜行苦神泰雲跡一滅天星六周熱惱就濯童
蒙來求攝以尊念驅之力修我法有戶誰能不由甘露
晨晞香雲夕卷彼岸方濟慈舟忽遠爐烟如在塔樹忽
剪刊勒豐碑永想正眼 白居易撫州景雲寺故律大
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曰佛滅度後薈蔔香裏醍醐味

醜誰返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吐苾芻
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
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昇堂者思入室者悲爐峰
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記事者以真實辭書於塔
碑 劉禹錫曹溪六祖大鑿禪師第二碑銘曰至人之
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
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
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
妙藥瘞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
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詮揭起南國無修而修

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
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受於有留衣空堂得者
天授 盧簡求杭州鹽官縣海昌院禪門大師塔碑銘
曰人心常靈法證常明定慧一相有無俱名於此有得
自師歸寂近取諸身胡云不識五千尊經何限奧義迷
者見文悟者見意見者無住指卽是處醫病未除徒勞
廻顧我行慈悲示爾蚩蚩無鑿高原自有清池大師之
言一一真詮不疑不怖同歸善緣

原墓誌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誌銘曰
峰頽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如

壑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幼捐
蹈火早去吞鈎法雷能響懸河必訓辯才可匹妙德難
儔 又宋姬寺慧念法師墓誌銘曰電逝生危舟沈道
滅石拆亡儒星開殞哲是曰人龍亦號僧象慧氣素昭
英賢夙上善渡愛河能塞欲網如彼高山法徒斯仰如
彼澄波不測深廣 又甘露鼓寺敬脫法師墓誌銘曰
岌岌緣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流長控猗嗟大士慧
舟法棟早擅人龍夙標威鳳善堂閒構燈王布席辯河
流水辭峰積石寂寥兩樹悠漫三泉神明何託暗石空
傳 又湘宮寺智禱法師墓誌銘曰嗟爾名德超然有

暉五塵夙離三修允依戒珠靡缺忍鏡無違智燈含影
慧駕馳騑若韜山金如苞海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
時傾蓋於彼朱方不期而遇襄水之陽掩此方墳悠哉
泉下鬱鬱翠微遼遼平野薪盡火滅歸真息假 又淨
居寺法昂墓誌銘曰篠蕩含聳蘭蓀表質甘露已凝智
泉斯溢頓轡中衢息棹修渚隙漏白駒藤緣黑鼠同志
酸傷交朋哀楚 邵陵王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誌銘
曰綠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實惟上德
爲龍爲光凝情內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有
同商生譬彼名醫妙法方永慧水停滋五通軫慕四衆

增悲 陸倕誌法師墓誌銘曰法師自說姓朱名寶誌
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與皇寺僧
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
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
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
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卽化於華林門之
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
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
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殞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
式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猗歎大士權迹帝

京緒冒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
冥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
往測來覩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紹因謝
弗援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增**唐李吉甫杭州徑山寺

大覺禪師墓誌銘曰水無動性風止動滅鏡非塵體塵
去鏡澈衆生自性本同諸佛求法忘纏坐禪心沒如來
滅後誰證無生大士密授真源湛明道離言說法潤根
莖師心是法無法修行我體本空空非實性旣除我相
亦遣空病誓如乳毒毒去味正天師得之斯爲究竟何
有涅槃適去他方教無生滅道有行藏不見舟筏空流

古香齋佛經類書 卷三十一 五
大江蒼蒼遙山成道之所至人應化萬物皆覩報盡形
滅人亡地古刻頌豐碑永存澗戶

戒律一

增法華經曰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 教戒經曰受
諸飲食當如服藥勿生增減如蜂採花但取其味不損
香色 傳燈錄曰律師持戒自縛 白居易曰得徑人
大道乘此不退轉 又曰恩愛捨骨肉飲食斷腥羶
柳宗元文曰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於後學者以
爲持律之宗焉 又曰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
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取役凡出於

生物者損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
者動而成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 又曰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故
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
佛

戒律二

增維摩經曰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
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
習盡者花不著身 神僧傳曰天竺菩提達磨梁武帝
普通元年汎海至金陵與帝語師知機不契遂去梁折

蘆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形入石中
拭之益顯人謂其精誠貫金石也 馬祖姓馬名道一
得法於南岳懷讓禪師懷讓得法於六祖讓一日在馬
祖庵前磨馱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馱
豈得成鏡讓曰磨馱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如牛
駕車不行打車不是打牛卽是苦學坐禪禪非坐悟若
學成佛佛無定相馬祖聞之如飲餽餈因此大悟山堂肆考

戒律三

原十誦 五戒 高僧傳云佛若多羅此云功德華嚴寶
人專精十誦律部偽秦弘始中振錫入
關先是律藏未闡鳩摩羅什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
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邁疾未竟而亡後有曇

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以弘始七年達關中廬山釋
慧遠聞支善毘尼希得究竟律部遺書通好流支乃與
羅什共譯十誦都畢 毘尼藏經云五戒一不殺
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 **增**
長天秋月 水上青蓮 李白詩戒得長天秋月
心如水上青蓮色 三衣
法 一鉢歌 湯顯祖詩寒守三衣
飢傳一鉢歌

戒律四

原六度 毘尼藏經云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智慧以法能度死生故云六度 六塵 又

色聲香味觸法怨忿汗 四分 律也 三藏 經律論 八戒 毘婆羅

堅人之淨心故云六塵 九部 經律論 戒珠 詳釋 法寶 毘尼 論曰善

分別戒名 小乘 戒律也 律儀 法要 僧律 國章

以法求道 用刑修心 精進勤苦 護持威儀

未及超於解脫 且當攝其威儀 全護珠之念雖在

修行 得捨筏之心豈宜執著 **增** 飛蚊破面 舊相禪學錄云

丁繁自尚書郎參靈度師去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諸僧鉢水一孟夏月夜坐禪席飛蚊啞食終不搖頭滿面

為蚊 斗盆燒香 王氏彙苑曹務光見趙州以 脇不

破爛 斗盆燒香日財可得法難求 根不染塵 僧銘云六根不

至席 又云四祖修行數 根不染塵 僧銘云六根不

斬新日月 特地乾坤 閑邪以律 謝靈運作 守律護戒 張燕公集

斬新日月 閑邪以律 謝靈運作 守律護戒 張燕公集

非獨心長淨衣無一點塵 姚少監詩

戒律五 **原詩** 梁庾肩吾和太子重雲殿受戒詩曰皇明執東曜

帝辰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途同義路分

流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進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

更似真鏡山銜殿影梅梁落梵塵苑桂恒留雪天花不

待春萬年逢瑞應千生值法身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

薪重善終無報輕毛庶有因 釋慧令和受戒詩曰沈

寥秋氣爽搖落寒林疎風散飛廉雀浪動昆明魚是日

何為盛證戒奉皇儲願陪升自在神通任卷舒 **增** 唐

僧皎然送志弘沙彌赴上元受戒詩曰不肯資章甫勝

衣被木蘭今隨秣陵信欲及蔡州壇野寺鐘聲遠春山

戒足寒歸來次第學應見後心難

禪定一

增傳燈錄云禪有深淺階級殊等粘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宗密禪

禪定二

增傳燈錄云唐中宗遣內侍薛簡迎六祖簡問曰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憑何出離祖曰爾言是小乘簡曰請大

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凡愚不滅聖賢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性相如如常住不遷謂之曰道 又曰智隍禪師問六祖以何爲禪定元策祖曰我師示我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 又云法要有三戒定慧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也然惟戒而後能定定而後能慧亦惟慧而後能戒其作用則一耳

禪定三

原不二 歸一 不二法門 超岸 入地 超彼岸也

云不捨初地入於 法眼 妙心 佛未涅槃時每告弟

二地乃至十地 法眼 妙心 子迦葉曰吾以清淨

法眼涅槃妙心實相正法將 增止觀 定慧 荆溪祖

付與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 增止觀 定慧 師谷啓

左溪尊者某於疇昔之夜夢被僧服腋挾兩輪而遊於

大河左溪曰汝當以止觀之道而度生乎果籤釋止觀

以開後人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 觀經云鼓兩

翼以高飛喻定慧之豎徹馳二輪而致遠喻止觀之橫

周金陵語錄云定有出定入定意非若止無所不定慧

者見微而已非若觀無所不見故定慧為菩薩止觀為

佛 燕子 桃花 壁桃花燕子自能禪 不聞不見

無念無營 傳燈錄云壽州道樹禪師結茅三峰山下

消老人不聞不見伊伎倆有窮 吾不聞不見無盡 下詳經一

增一味禪學 廣語曰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

一指頭禪 俱眠和尚問天龍舉一指示 原正覺 利

根 八戒 四禪 入定 安禪 歸空 離相 悟

法 斷言 捨筏 忘筌 次第之禪 真如之理

如悟三空 終超十地 定慧齊修 身心無著 有

漏之身 無生之理 無我之真相 有緣之勝果

乘不退之輪 證無生之觀 解法藏之緘縻 啓禪

關之扁鑄 增攝亂以定 謝靈 身縛禪寂 杜荀 光

明徧照 智見獨存 王 苦海莫能漂 劫火不能焚

釋教部 禪定

禪定

古香齋詩集卷四 卷四十一
白樂 久披山衲壞 孤坐石牀寒 文苑英華 靜故了羣
動 空故納萬境 東坡詩

禪定五

原序梁武帝小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
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
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
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佛性開其本有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增詩唐張喬贈仰山禪師歸曹溪詩曰曹溪松下路猿
鳥重相親四海求元理千峰遶定身異花天上墮靈草

雪中春自惜經行處焚香禮舊真 宋王鉉芳庭植上

人詩曰苔侵坐處石頭青滿屋春雲不用扃入定醒來

香印冷一簾花雨濕殘經 釋淨端寄懷勒潭山月禪

師詩曰聞道安禪處松蘿杳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

邊栖雲影朝暎別山峰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

西 元張憲寄中山隱講師詩曰問訊山中隱中山第

幾重風廊巡夜虎雲鉢聽經龍流水千溪月寒岩一樹

松無因淨渣滓來共上堂鐘 白雲上人宿睦州祖師

庵詩曰庵依兜率寺山憩俗心灰竹密暑不到窗虛風

自來山昏飛鶴下磬斷定僧回拂拭殘碑看年深厚綠

苔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十七

